



方寸之间，留住一座城的记忆

——修士高与他的微缩古建世界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目伦
本报通讯员 刘殿宏

在东昌府区沙镇镇沙南东村，从一条窄窄的胡同拐进去，最南头那户便是修士高的家。推门而入，最先迎接访客的，是一屋子聊城特色古建筑——光岳楼、山陕会馆、铁塔、玉皇阁……几十座微缩古建筑模型挤满客厅展柜，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件都精巧得令人屏息。而最近，这幅“微缩聊城”的版图上，又添了一位新成员——摩天轮。

7月14日，记者走进修士高不足10平方米的“木作室”，见到了这位东昌府区级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一个摩天轮，拆了三次

“整个模型长40厘米、宽45厘米、高65厘米，轮子直径43厘米。”修士高指着工作台上刚刚成型的摩天轮模型，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又藏着一丝挑剔，“光这个轮子就做了半个多月，做得不圆，拆了三次。”

他伸出不太灵活的手，轻轻转动轮子。阳光下，木质的



轮毂缓缓旋转，光影在斑驳的墙面上流淌——那座直径110米的真实摩天轮，就这样被“装”进了一间农家小屋。

模型制作始于2025年10月。拍照、画草图、选料、切割、打磨、拼接、返工……十个月里，轮子装了拆、拆了装。他盘算着，或许该把轮轴换成轴承，“转起来会更顺滑”——他说话的语气不像手艺人，倒像位精益求精的工程师。

这位让古建筑在指尖重生的手艺人，自己也曾被命运重重绊了一跤。修士高10多岁时，家人发现他走路姿势有些异样。1990年，修士高因小腿变细，接受治疗，医院诊断是“肌肉萎缩”，家人带着他辗转多家医院也未能查明病因。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中医告诉他，这病不是遗传导致的，也不是外伤，但没办法完全治愈，很有可能活不到40岁。

得知这个结果后，修士高没有怨天尤人，反而静下心来，转身钻进木作室。他不再四处求医问药，而是把所有心思都倾注在木头上。

修士高祖辈做家具，传到他这里已是第四代。1988年，他从父亲手里接手艺，后来南方大厂挤占了市场，家里成了专门做木桌、马扎的小作坊。2001年，他在聊城的一场文旅活动上看到一辆“古楼”模样的花车。“能不能做个微型的？”他想。

从2003年开始，此后四五年间，他接连完成了光岳楼、山陕会馆、铁塔等模型。2022年农民丰收节，他带去的纺车、地排车等伴手礼让游客爱不释手。2025年，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被正式列入东昌府区第九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修士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他已54岁——医生当年的“断言”，早被一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推翻。

“像，是最基本的要求”

修士高有个原则：绝不“闭门造车”。

做模型，必须先有实景照片作为参考。于是，他请亲朋好友帮忙拍摄。“那是依据，用来确定比例、保持结构不变。”有了照片，便可计算尺寸、绘制草图，哪个部件需要用什么木料，他都得做到心中有数。眼

下原料以松木为主，方木条、圆藤条、薄板、竹棍均可网购，“省了不少选料、切割的时间。”

制作古建筑模型的工序并不简单：切割、打磨、上色、拼接，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工作台上，砂光机、切割机、曲线机、电钻、刻刀环绕四周，他坐在中间的转椅上，伸手便可取用其中任何一件工具。日复一日地打磨与装配，在不经意间成了一种康复训练——修士高从前无法弯曲的手指，如今越来越灵活。“就当锻炼身体了。”他打趣道。

修士高还经常邀请行家来“挑刺儿”，不满意就返工。“这是聊城文化，‘像’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要做齐聊城所有地标”

修士高的作品，早已超越了家中“陈设”的范畴。

枣庄市一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曾带着一摞照片专程来聊城，定制当地地标模型。修士高花了一个多月完工，对方赞不绝口。“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曾带着一名云南眼疾患儿来聊城治疗，修士高将一座光岳楼模型送给孩子作纪念。

如今，古城区六座牌坊、博平四照楼、阳谷狮子楼、莘县燕塔、临清鳌头矶、消失的玉皇阁……都通过他的巧手“走”进了展柜。

截至目前，东昌府区拥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6项，在册各级传承人315名，全区已建成非遗博物馆6处、传习所26处、非遗工坊13处。修士高只是其中一员，但他的故事，却让这串数字有了真实的温度。

送记者出门时，修士高的妻子许东英笑着说：“只要他愿意做，我会一直支持他。”

修士高已经把“水城明珠”纳入制作计划。“我要尽快做齐聊城所有地标建筑，然后办一次展览。”

54岁，肌肉萎缩不足，10平方米的木作室——这些词语放在一起，本该是个悲情故事。但修士高把它们变成了另一种叙事：一个人用木头，为自己、也为一座城，“长”出了一片风景。

他的手依然不太灵活，但转动摩天轮模型时，眼神里全是光。

